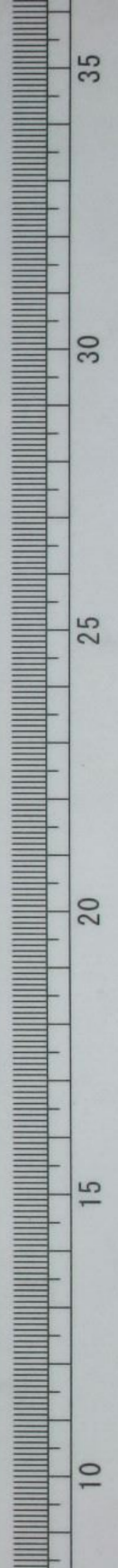


列傳

南史

卷之八  
至七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14



文庫11  
D 273  
14

南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要山  
氏關  
南  
南

趙知禮

蔡景歷

子徽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法編書

新加坡文庫

48-11053

010190559462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季穆梁侯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瞻遠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相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武帝征侯景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竝知禮所製及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位散騎常侍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為伯王琳平授吳州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卒贈侍中諡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黠梁尚書左戶侍郎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季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為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世波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陳武帝鎮朱

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為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為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強寇文帝鎮南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為祕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

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裕依倚景  
歷權前後姦詭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爲武  
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  
受降人馬仗有不明明徹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宣帝  
卽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  
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尅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  
彭城時宣帝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  
窮遠略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爲豫章內  
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污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  
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  
吳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卽日追還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數  
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  
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  
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  
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親幸其宅重  
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諡曰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  
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爲當時所稱有文集三  
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  
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  
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嗟  
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  
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  
字焉陳武帝爲南徐州召禰迎至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  
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

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戶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位望既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岡。敕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陳亡。隨例入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陳宗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

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系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卽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戶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爲東宮學士。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爲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陳武帝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貫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褒。賊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橫。元。饒案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時。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南

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尚書。卒。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稍長。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山。倉卒闇夕。軍人擾亂。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其立柵。明日

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爲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帝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竝原有。華皎。晉陵旣陽人也。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之黨王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

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爲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竝送都下廢帝卽位改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度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竝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竝爲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王帥節將竝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度步趣巴陵巴陵城已爲陳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竝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帝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時兵亂後朝儀多闕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遽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

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卽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竝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衰經。若言公卿胥吏竝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竝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王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辰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旣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權。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遷瀉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敕師知撰起



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梁爲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陳武帝引參機密，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學爲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宣帝往江陵。

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卽位，以宣帝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長安。文帝卽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

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喜，喜卽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文帝崩，廢帝冲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卽馳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宣帝曰：「子高卽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

國機密。宣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封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上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沐，以問喜，喜以為淮左、新平邊人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長之術也。上不從。吳明徹卒，俘于周。喜後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竝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回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

明本傳是也

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疎遠。及被始興王劼創，愈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於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什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明本作喜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郟陽兄弟聽其報讐，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綽爭之曰：「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修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處沖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夏，梁左戶尚書。父巡，元帝時位少

府卿魏平荆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飭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戶尚書。天嘉六年。爲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荆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巖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諡曰敬子。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諡祁子。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巖。蕭巖叛。隋歸陳。後王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

才辯。善談論。後王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於建康。君理弟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竝欽重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尅蕭勃。禽歐陽頎。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爲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於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諡曰簡子。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

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  
 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為戮亦其宜  
 也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  
 為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晚遇誅夷  
 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誦惜矣沈  
 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昭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後了之

育南信拔蕭憺禽趙思顏信蓋交出山木翁文育重齋蕭章金口  
 周文育出難南將以不映書前以山木為身史文車悉以委之文  
 夫山木... 吳郡吳人山木... 寶梁尚書水... 吳郡吳人山木...  
 大... 王... 劉文帝以其... 氏... 氏... 氏... 氏...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傅縡

顧野王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  
 軍炯少有儁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  
 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朱子仙據  
 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  
 戮礙於路問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于仙愛其才

炯明字初明  
 下同

氏... 氏... 氏...

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竝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尅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管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梁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惜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倦。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筮。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靡靡。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傲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爐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收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護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於吳中。贈侍中。諡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力智及  
實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  
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  
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大  
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木板刺無容拜  
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遷郡即辟為主簿荔又辭以年  
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為西中郎法曹外兵  
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  
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  
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  
顧協泊然靜退居於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  
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  
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  
據會稽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竝書招之迫切不得  
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  
尋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  
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澹然無營  
文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  
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  
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  
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  
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  
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  
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  
終不從卒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

文帝上  
宜有陳  
字

之子世基世南竝少知名

虞大童子  
愚同寄  
所以明也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譽爲會稽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

明本作折  
從術

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從折衝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孱項。潘純陀。李孱欽。歐陽顛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豈非張繡。罪異畢譭。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糜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宵旰。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顯。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

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絲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捍。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捍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

明本作  
行

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慙屈卿遊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旦歲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朞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

也德之至  
板以几杖侍坐嘗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  
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遭竄  
竝多散失

傅綽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夔梁臨沂令綽幼聰敏七歲誦古  
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  
盡禮哀毀骨立士女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  
集墳籍綽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  
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綽啓謝詞理  
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  
中記室撰史如故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  
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卽  
立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爲文典麗性  
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爲  
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  
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綽益疎文慶等因共譖  
之後主收綽下獄綽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  
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謫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  
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  
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  
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  
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  
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綽  
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

牀當前受祭醑。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頎子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竒之。

丹青

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善龜占候。蟲篆竒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歸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

卷竝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季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為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為會稽太守。以濟為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為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一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竝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

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後為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人著作。復引為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竝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儺。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

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竝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仁壽二年。詔除貞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卽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定期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薄棺。繼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塋日止鹿車。卽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竝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甚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

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係茲貞一。竝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傅縡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昭和十八年十月五日。沈了朱句。此日山岑芝首先生告別也。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五十九終

齊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傅琰

虞愿

王洪軌

西川史同節  
氏書同節

孫彬

孫岐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sub>由</sub>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昨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sub>其</sub>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益末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叢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棄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



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爲上所  
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  
政未暮。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導人  
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  
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以  
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自  
姓無大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淥  
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徃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  
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虜以魏軍入伐。疆  
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  
群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  
侵擾黎甿。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  
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  
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  
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  
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圖案所陳。  
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  
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既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爲  
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  
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  
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徃徃承風焉。斯  
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擬采其  
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

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為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虓舊器南還，一大鍾。

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旣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旣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人所稱詠。後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上，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青驥，并檢開函之主。驥荅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旣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爲長水校尉，亦誅。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季龍司徒。宋武帝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承，皆得歸晉。並以幹用見知。武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充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爲竟陵太守。恬初爲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息。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

榛屢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爲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恬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子謙，臨川內史。永子坦，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群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爲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卽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降，殺之。令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趾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

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李移李  
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  
使招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  
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眾艦俱  
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竝傳首建鄴  
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  
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  
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瑟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  
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  
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  
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  
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眾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  
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率以就路親舊見  
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驅帝庭  
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興  
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  
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  
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  
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  
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  
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  
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  
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  
贈別得便緘錄後婦悉以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  
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  
不侮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  
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  
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  
浦爲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銅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  
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  
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晉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  
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爲江陵  
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  
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  
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  
口受爲詳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  
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  
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  
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  
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  
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  
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錄事參軍帶郢縣令將行同

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竝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請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竝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為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闡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鄆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慰故吏為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鄧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嶺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日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

明本無  
之字

武帝言  
是也

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嶺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賤無論，袁恤乃救，不給贈賻。琰子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隨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子歧，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大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



岐所計  
是也

表明本  
作事

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為便。」議者竝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躡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眾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做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帝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

王抗者  
一品

逐夷

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荅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故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毋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揆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為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負楯。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

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賊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寧。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成，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呼名，躬自沃盥，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旣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爲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利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爲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滿，滿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

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命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何餽，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

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  
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  
可驗及帝卽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  
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  
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  
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  
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逋相  
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  
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當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  
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  
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撻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  
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爲安南長  
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  
故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  
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  
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  
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  
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  
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  
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蹇作諤  
在官多所諫諍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  
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卽位爲  
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昨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

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益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感恩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為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廄居焉。永明初為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

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  
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之。朕當使卿智不使卿  
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  
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遽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  
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蚤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  
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  
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  
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  
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  
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  
耳氣絕卽以幅中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  
束以遽蔭王孫僕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  
足周身壙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儻  
輜牀裝之以蔭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  
細蔕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齊時已  
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  
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  
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  
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履謎以喻  
廉曰刺鼻不知嚏蹠面不知臍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  
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  
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豫  
 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  
 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  
 遠家屬繫向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  
 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  
 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  
 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之  
 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  
 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忠水溫每以錢  
 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  
 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  
 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  
 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  
 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昌令愈厲廉  
 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  
 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  
 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  
 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  
 復著各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  
 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人居  
 市里城隍殿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竝無所取歲暮擇人尤  
 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  
 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  
 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遷爲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視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旣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鈎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大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躋本勤末。置邇效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杆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



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已道人者害國小人志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封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

明本作對

明本作惟

退且百僚卿士黜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習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凡僧尼多非法養女皆嚴羅網其靈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勳舊爲上陸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

明本作輒

漢書卷七十

十九

迫脅良善。吾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黜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以眾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多有物故，輕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連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肯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網。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媼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足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眾，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及古閣

三十一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  
成器多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咸  
到。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政。  
以盡人和。興義讓。以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  
偽繁起。人咸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  
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絃歌。將有未暇。淮陽  
臥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昭和二年十月八日朝冷也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終

東川也鳳樓  
氏閣幽南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廔 廔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及古則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

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眾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

數郡國賢舍悉皆克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

漢登賢咸資經業時荀頴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移風易俗

者也自是中原橫瀆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

國學時或闕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

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

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

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

各一人於是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

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

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

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

後明末補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

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曼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曼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稿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兗太守至石門

秘叔夜

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任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曾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三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

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承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  
 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  
 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  
 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  
 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  
 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  
 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囑。奏曰。風聞豫  
 章內使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  
 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  
 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  
 在位轉隆。暉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  
 將養。初使。悲望致勵。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  
 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  
 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  
 就郡。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暉父曼容。與樂  
 安任遙。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  
 盛。齊末。已為司徒左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暉  
 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  
 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  
 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當曰。此子。日下無雙。齊  
 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  
 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

齊書卷之九

四

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滂人晉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

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也家

揚州從事仍爲摠明館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

結草爲經屈手中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

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獻徵士吳

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

後爲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

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

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

其孝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絮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

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其真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

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

涉其流梁武帝踐祚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

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家。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

慈仁好行陰德。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克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役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為旣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



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緇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鈞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

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

二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鈞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鍾律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場。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

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編。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

儒劉品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秦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人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上皆傳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博。傳一作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

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嶮保吳興。嶮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卽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

明本  
表

明本  
表

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逗。一作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呂召瓜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綬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壞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贊。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贊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贊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廟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正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法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為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群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

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逾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說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

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益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未為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

明本作  
及

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眾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此者，竝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卽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眾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脯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士，無人不屈。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熱，身無完膚，戴就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

明本作  
夏

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少。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畧。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為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明本作  
楊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獨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為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每自

明本行授

學還私室講受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途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玄學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

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  
 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太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  
 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  
 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  
 賜褒襦綰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  
 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下父  
 憂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  
 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  
 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為國子  
 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  
 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  
 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

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  
 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  
 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  
 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  
 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  
 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  
 敕義學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  
 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  
 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  
 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

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  
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  
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  
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  
議參軍。家傳儒學。竝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  
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  
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  
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  
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  
下謂之發越焉。初為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  
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飭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

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既而  
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慶之  
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  
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  
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  
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  
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為  
中軍宣威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  
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  
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敷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  
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  
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

負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官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絜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帝卽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脩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荅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

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

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閤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何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

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為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為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中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為婁令陳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

明作作姻

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益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破，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八十一 終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八十一

西川世圖

氏南世圖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丘靈鞠

子暹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叔道鸞

卜彬

諸葛易 袁觀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道 虞迪之

虞蘇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子暉之 孫皓 來疑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紹 緩

鍾嶸

兄岷 岷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子朗 王子雲

何思澄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  
 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  
 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  
 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  
 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  
 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  
 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  
 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

文  
才  
職

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

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為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敫一作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敫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疆

明不作儉

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儻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徐一作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



鍾嶸詩評

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荅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黠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靈鞠嘗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群盜為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群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竝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疑之字弘宗宋南琅琊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

為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

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弃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蠅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繁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氾氾。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涓瀆。無時恕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蚤有諺言。朝生暮死。若吾之蚤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慙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錄。

作明本  
云

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佞。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閭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杞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琊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廷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

博學多材。劉雋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雋為縣。雋遣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云。高晉陵自荅人問。其所以荅云。劉雋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軀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武帝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

因齊高帝自啟。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為尚書符。荆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道。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道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道。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繇。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

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蘇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蘇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溼時人以比高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辨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陽尹取鑠為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棄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頗爾。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擘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減性政嘗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贖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為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

明本作百是也

明本作酬

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負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醉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

人通明本亦作人

明本作而依一本訂正作不字

科學

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施會帝崩而施歷位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欝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

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祭天監。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算歷。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基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兖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結束。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卽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

長皆埋而射之來疑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

儉鈔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鈔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請主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緝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緝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一作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當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

明不作常

務粗為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荅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

頌明本

詩評

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  
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  
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製五言最  
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  
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  
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阮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  
嶸字季望永嘉郡丞

英明本

明本作唯  
子與詞  
談文史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  
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主  
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興嗣初  
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

明本作時

何明本作  
有

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  
待詔到沈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  
德壽光省改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  
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  
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  
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厲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  
而何斯疾手疏疽為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  
所製歷代賦啓興嗣與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  
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

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教之謂為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  
憚詩而去久之復來憚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  
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  
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  
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  
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  
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  
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  
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  
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寺經藏勳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  
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勳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  
尚書議依勳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  
初勳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子齒在逾立嘗  
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  
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  
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  
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勳欲取定於  
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勳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  
誌必請勳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

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趙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紕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

何遜

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過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疑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暉博物。卜蘭巧辭。東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爲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候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

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  
 悅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  
 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  
 又啟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  
 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  
 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  
 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  
 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  
 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剗之文集行於世

附錄  
 顏

顏協字子和琅邪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  
 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  
 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  
 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  
 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  
 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  
 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  
 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  
 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  
 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  
 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  
 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  
 伯叔禮議者甚重協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  
 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

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暉雅欽悅時暉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辨捷如流為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為郢州以為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為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克行少瑜美容貌工橐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明末作用

玄言

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游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史策多發溝畎也

故事再遷少瑜自召以三升符之類頗有名當時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儀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安前二亦如此

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篋管筆受之云

明末作用

之類乎

史策之發蕭知之中非出亦善之不以出而言權雖不亦唯大夫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時吏部尚書張纘深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安前二  
字明本  
亦如此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郎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諡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正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明本作十

明本無即字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



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眾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為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及眾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齋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元一作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反三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

疾卒。

張正見字見贖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徃徃聚爲寇鈔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爲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詒聘隋文帝風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收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薳疾卒。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精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賦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

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昭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朝也

...

...以文西自... 東... 精... 主... 其... 交... 南...

